

## 酷儿政治入门

# 简介 Eve Kosofsky Sedgwick

何春蕤

任何略知酷儿理论的人都知道赛菊蔻。作为酷儿理论的宗师之一，赛菊蔻自己如何理解「酷儿」呢？由于「酷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拒绝并超越正面表列的概念，因此赛菊蔻在不同的脉络中使用了不同的说法来描述酷儿。从字源的角度来看，她说：「酷儿是一个持续的时刻、动作、动机——不断的重现、逆流、搅扰。『酷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跨』——它来自印欧语根-*twerkw*，也从此得出它的德文字 *quer*（也就是『横越』），拉丁字 *torquere*（『扭转』），英文字 *athwart*〔『斜穿』〕……酷儿是及物的〔由主体动作到达客体的〕，而且是多重及物的。因此酷儿所代表的不朽潮流，不但反对分离主义，也反对同化主义。更尖锐的是，它总是在相对的关系中运作的，总是异于寻常的」（*Tendencies* xii）。

放在社会整体中来看，赛菊蔻说酷儿指的是，「当任何人的性别或性的构成成份没能够（或者无法被搞成）划一的指涉时所形成的另类可能、鸿沟缺口、相互重迭、彼此突兀、呼应回响、流失偏离、泛滥蔓延」（*Tendencies* 8）。酷儿指的是各个认同身分轴线相互来回交错，因而构成或折射了所有的身分认同。而且由于酷儿这个概念承载了各种属于社会的、个人的历史意义和情感灌注，再加上作为一个操演式（*performative*，或「口说事成」式）的运作，因此酷儿也必然在自我观视和认同时具体延展实验和探索的力量，以呈现其中的语风效应。

以上的这些定义听起来很抽象，但是赛菊蔻的经典写作却从来就是座落在具体的现实抗争中的。她在 1985 年出版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exual Desire* (Columbia UP)，被公认为酷儿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从历史、理论、政治的脉络来展现英国文学作品中的男同性恋情欲，以介入美国女性主义在八零年代开始出现的僵化趋势。当时女性主义因为七零年代末期妇女运动的停滞乏力，而转向寻求与以强人雷根为首的国家体制合作，以争取政治实力。在这个转向中主导风潮的，不但有像麦金侬那样在主流社会中积极立法扫荡色情的女性主义者，也在女性主义自身论述圈内出现反对多元情欲（特别是男性情欲）的分离主义女性主义者；两者的合流在女性主义内外都带来一片紧缩的气氛。而赛菊蔻觉得，女性主义研究虽然在学院中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同时却也企图将制度、概念、政治、伦理、甚至情绪都整合于一个非常简单干净的「女性」概念之下，想用一個理想化的、抽离历史的女性形象来重新规范一切社会文化，排除一切异质。对赛菊蔻而言，这样的纯净架构不但出自于一个非常简化的社会结构分析，同时也无力为那些想以各种方式来抗争压迫的女性提出任何有力的具体因应之法。为了让净化派女性主义的化约倾向增加一点复杂的眼界，赛菊蔻特别撰写此书，详细深入呈现男同性恋情欲，以此对抗女性主义中的分离主义倾向及同性恋恐惧倾向。

1990 年赛菊蔻出版了她最有名的著作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U of California P)。当时热烈开展的同性恋身分认同政治运动把「出柜」当成唯一的而且单纯的运动策略和行动，在这个行动中僵化、简化、冻结了身分认同的多样流动内涵及复杂运作，以为只要同志们集体出柜，展现其「既有的」同志身分，异性恋霸权就垮台了。眼见同 / 异性恋的定

义（同 / 异性恋以什么身分内涵出柜、出成什么样子、达成什么效应、迎合什么样的性 / 别文化角色分野）已经成为此刻激烈争战的文化场域，赛菊蔻因此在本书中从一个宏观的、思想的角度来展现，性倾向的「暗柜」——有关入柜 / 出柜、多数 / 少数、自然 / 人工、男 / 女、成长 / 败坏、同 / 异、健康 / 疾病等等的二元分野——不是一个单纯的出或入、有你就无我的问题。明确的来说，围绕着这个暗柜的种种二元思考不但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中建构了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更根本的构成了、局限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和知识的结构基础。甚至，「围绕着性暗柜的缄默在实际的层面上和语言一样的有针对性和操演性（performativity，口说事成性）；因为，无知无觉，和有知有识一样，既有强大能量，又是多重复杂的」（*Epistemology* 4）。这么一来，简单二元的看待事物（同 / 异、出柜 / 入柜、缄默 / 宣告、男 / 女），或者单纯的用种族、阶级、性别、性倾向等等社会因素来归类主体，根本就无力处理性 / 别领域中的多重复杂不协调，结果反而肯定了原来充满暴力的严格区分，抹煞了复杂社会力在主体生命和身体中的矛盾沉淀。因此赛菊蔻的酷儿策略总是要去积极挖掘那些无法归类的、无法定位的，以彻底的、激进的质疑事物最根本的常识思考，拒绝让暗柜的统治继续框架世界。更重要的是，由于暗柜的二元思考已经深深的根植于各种社会制度之内，也根植于最熟悉的常识中，所以酷儿的抗争目标并不局限于情欲领域，而包含整个社会制度和所有常识。

除了撰写像《暗柜认识论》这样一整套的哲学论述外，赛菊蔻也在1994年出版论文集 *Tendencies* (Routledge)，在书中以数种迥异的写作风格，深入描绘周遭已经出现的，跨越性别、论述、变态界限的欲望和认同——从肯定自我情欲的青少年同志，到不断实验混淆揉合性别规范的

易装者。一方面应和也一方面有别于 Judith Butler 所推出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以及它所带动的对戏剧化、视觉化的性别操演的看重,赛菊蔻提出「酷儿操演」(queer performativity)的概念,以显示酷儿的实践如何和操演(口说事成)言语一样,生产出各式各样认同的效应、强制的效应、引诱的效应、挑战的效应。对赛菊蔻而言,出柜以及暗柜本身都呈现了语言操演(口说事成)的某些特质,因为——缄默(也就是 D. A. Miller 所谓「公开的秘密」)本身就是一种积极行动的语言(*Tendencies* 11)。不但如此,赛菊蔻还强调,酷儿所推崇的变装易服不是穿上什么跨越性别界线的衣物而已;它展现的是一种高亢的、夸示的、不妥协的态度,例如以挑衅式的娘娘腔弥漫男性身体,因此酷儿的变装易服所引发的,通常应该不会是欢呼鼓掌,而是愤怒的惩罚报复(*Tendencies* 219-20)。赛菊蔻并明确的指出,虽然酷儿主体处处皆是,异性恋主导的学校机构、辅导体系、警察单位却不断在精神和肉体上迫害同性恋青少年,否认他/她们的情欲(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成人百般看管、坚决拒绝给青少年的——像是读得懂的资讯、支援、尊重、鼓励、保险套等等——正是青少年最需要的东西。而这样全面封锁并否定青少年的措施,终极的目的就是要青少年什么都不知道,要酷儿青少年全面「回归正道»,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美国青少年自杀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和性倾向受挫有关)(*Tendencies* 2-3)。赛菊蔻因此在她的写作中严厉批判所有封锁青少年的措施,特别是在其中看似同情关心、积极扮演「辅导」角色的精神医学。

此次来台,赛菊蔻将发表她最新的论文〈情感与酷儿操演〉(“Affect and Queer Performativity”)。这篇论文将对此刻的酷儿论述提出两个严正的提醒。第一个提醒针对的是酷儿理论本身在谈「操演」(performativity)

时所透露出来的知识论假设。赛菊蕊认为像 Judith Butler 所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虽然自称反本质主义，但是在知识论的层面上经常力有未逮，仍然常常身陷辨明「真一假」的情结中，为了努力断定何种操演（口说事成）的行动或论述才有「真正的」颠覆作用——也就是忧虑何种性别操演才能让我们更接近「真相」——而反复辗转。针对这个以第一人称的操演句为关注中心的倾向，赛菊蕊提出她的第二个也是最新的理论突破，她建议我们脱出第一人称中心的知识论架构，转向与酷儿操演和酷儿认同最直接相关的情感动力架构，并指出「羞辱」(shame)这个心理动能在各个社会运动发展史中的重要生产性位置，把羞辱从道德的、否定的暴力运作中拉入酷儿政略的讨论。赛菊蕊认为应该以心理学来取代哲学做为酷儿论述的重要操作领域，毕竟，「酷儿」这个名词之所以有其政治运作的力量，并非因为酷儿有能耐逃离羞辱的压力，而正是因为酷儿能够把别人对酷儿的羞辱场景当作一种近乎取之不尽的能量转换来源。赛菊蕊因此建议，与其花费精力纠缠在知识论的辩论中，酷儿理论应该多花点精力，从个人和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究「情感」(affect)的操演式运作。这篇论文是酷儿理论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而它能够在台湾的脉络中首度问世，实在对本地学界而言意味深远。

另外，为了和本地的性 / 别运动团体对话，赛菊蕊也将与本地的进步教育团体或个人、妇女团体与同志团体、学术单位等等，一起共同研讨「如何将孩子教养成同性恋」（这个题目来自她在 *Tendencies* 中一篇同名的文章），希望借此向社会大众表明台湾女性主义者以及进步的社会团体对于青少年同性恋的性别教育的立场和观点。毕竟，同性恋人权运动不能自我设限于成年人而已。赛菊蕊在她同名的论文中指出一个重要的前车之鉴，1973 年「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决定从下一期《诊断与

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SM-III*)病理学诊断中删除「同性恋」此一项目，1980年 *DSM-III* 果然在病态项目中删去同性恋，但是却同时添加了「幼年期性别认同混乱」这个项目。换句话说，成人赢得性倾向的选择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却是青少年同志被病理化。赛菊蔻因此严厉批判精神医学不但使用各种专业术语为青少年定性（病），而且从个体幼年期开始就积极「防治」同性恋。赛菊蔻强调，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明晰的、而情欲充沛的肯定同性恋的存在，并且认识同性恋再生产自我的必要，才可能为青少年同性恋创造友善支援的社会空间。而在这样一个积极支援和鼓励的整体环境中，孩子才有更好的机会自在长成同性恋。

酷儿理论常常被一些人批评为深奥难懂，与现实隔绝，菁英身段；但是在赛菊蔻的写作和论述中，我们却不断看到她和既有体制及成见缠斗的脚步，她不但不怕提出争议性的说法，也不怕碰触敏感的话题，这种强力正面交锋却又站稳边缘立场的学者使得赛菊蔻成为名符其实的「酷儿学者」。